

戏剧故事

鲁斋郎

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戏剧故事

鲁 斋 郎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封面设计 王 建 权
书名题字 欧阳秉森
插 图 王 建 权

鲁 斋 郎

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固安农场印刷厂印刷

字数4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70·162 定价: 0.26元

目 录

一、整银壶张氏被劫.....	1
二、结兄弟李娣认亲.....	6
三、扫坟莹孔目遇霸.....	11
四、生折离悲哭献妻.....	16
五、乔兑换恶霸嫁妹.....	21
六、失儿女孔目出家.....	26
七、上奏本包拯被斥.....	33
八、苦读书两儿成名.....	39
九、包拯智斩鲁斋郎.....	44
十、云台观两家团圆.....	49

一、整银壶张氏被劫

在郑州地方，有一恶霸，凶横无比。此人姓鲁，官拜斋郎之职，人都顺口儿称他做“鲁斋郎”。他因家中广有桑麻土地，宝贝珍珠，所以吃喝玩乐，浪荡逍遥。他嫌官小不做，嫌马瘦不骑，不去随朝，只顶着那个头衔，勾通官府，在地方上胡作非为。他高兴的时节，引着花腿闲汉，带了弹弓粘竿，每日里飞鹰走犬，东闯西撞；不高兴的时候，便挖人的眼睛，剔人的骨头，剥人的皮。也曾有人告过御状，怎奈皇帝本是个糊涂的，常日听众官说鲁斋郎的好处，有心要宽待他三分，即便是血腥命案，也只说得一句：“教他下次休再如此。”哪有什么罪谴到得他的头上！鲁斋郎因此益发残暴，竟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郑州一带的人，提起鲁斋郎的名字，连小娃儿半夜里都不敢啼哭。老百姓有诗一首，单说这鲁斋郎的威风：

花花太岁为第一，

浪子丧门再没双；

街市小民心胆战，

权豪势要鲁斋郎。

这一日，鲁斋郎领了家人随从、教师打手，出外打猎取乐，走得远了，直来到许州地面。虽不曾猎得几只獐狗鹿兔，却践踏了百十里地的粮食庄稼。种地的望见他的人马来

到，都远远地躲开，谁敢阻拦，道个不字？有那不识相的，多看了他两眼，便被拿住，打个半死。那鲁斋郎兴尽之时，回往郑州，一行人众，穿城而过。来至大街之上，他一眼瞥见银匠铺里，坐着个年轻妇人，十分美貌。只因他骑的是一匹烈马，行走如飞，不容仔细端详。好容易，走至城外不远，把马带住，缓缓而进。他心中念着那个妇人，便回头叫心腹人张龙问话。偏偏张龙落后了，不见了人。他只得和众人下马等待。总有两盏茶的工夫，才见张龙笑嘻嘻地打马赶来了。鲁斋郎说道：“你这狗头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张龙道：“我给大人办事去了！”

鲁斋郎道：“我有什么事教你办的？明明是你在这里说谎话！”

张龙道：“大人的嘴虽不曾吩咐小的，大人的眼睛却吩咐了小的了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胡说该打，我的眼睛几时又吩咐你什么来？”

张龙道：“大人的马在前，小的的马在后，大人朝那银匠铺里望了几眼，小的便晓得是差使到了。一定要等大人有了言语再去办事，显得小的太不中用了。”

鲁斋郎闻得此言，不禁眉开眼笑道：“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家？”

张龙道：“那个开银铺的姓李，排行第四，人都唤他做‘银匠李四’。一家四口儿：老婆张氏，一双儿女，儿子叫做喜童，女儿叫做娇儿。全凭打造银器为生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你说的张氏，是不是圆圆脸，小小鼻子，含嗔带笑的那个妇人？”

张龙道：“小的办事，岂能有错！”

鲁斋郎道：“虽则你能背得她的家谱，又有何益？你有什么计谋，让大人我将她弄上手？”

张龙笑道：“这事，别人不容易，大人却不费吹灰之力。”说着，凑近了鲁斋郎耳边，……如此如此，说了一遍。

鲁斋郎道：“这是好计！”

只见那张龙，从行囊之中，找出一把银壶瓶，捧在手中。鲁斋郎扶鞍上马，吩咐众人，随在后面，掉转马头，再进许州城，缓缓地走上大街，直到银匠李四门前歇住。鲁斋郎下了马，随从掇过交椅，伺候他坐下。然后张龙上前，将李四唤出来，道是：“鲁大人命你去见。”

那银匠李四，从未见过官府，鲁斋郎这个排场，先自把他吓得慌了，迎面跪下，只是叩头。

鲁斋郎问道：“你是银匠么？”

李四道：“小人是银匠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李四，你是无罪之人，不用如此害怕；你起来，我有话吩咐你。”

李四站起，低声下气问道：“不知大人有什么吩咐？”

鲁斋郎道：“我有把心爱的银壶瓶，跌漏了，你与我修整一下。修整得好，我与你十两银子。”

李四忙道：“修整一把银壶瓶，是件小事，哪用得这许多银子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你是个老百姓，我怎么肯亏你？修整得好，给你银子不算，我还要赏你酒吃。”

这里鲁斋郎说话之时，那里张龙便将银壶瓶递在李四手中，指点与他看：“就是这跌缺的地方漏酒，你须小心将它

整好。”

李四接过银壶瓶，就在油灯下面，吹焊锤砸，真是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，哪消片刻工夫，即便整好。

张龙把银壶瓶转递给鲁斋郎，鲁斋郎细看了一看，道：“真是好手段，整旧为新。张龙，有酒么？盛满一壶，试它倒是漏也不漏。若只是整得外面光，盛不得酒时，还是枉然。”

李四陪笑道：“大人说哪里话来！这银壶瓶，如今是滴水也不会漏的。”

说话间，张龙已将酒灌满了那把银壶瓶，果然一滴不漏。鲁斋郎拿过十两银子，赏给李四。李四心想，这一把银壶瓶，也值不得那一半银子，怎么能领这般重赏？随着又转了一个念头，大人们用银子，就凭个高兴，哪里在乎什么值得不值得。他这就谢了赏，把银子接下。

这时，鲁斋郎又命张龙：“将酒斟上三盅，赏他的好手艺。”

李四原不会吃酒的，只为的是大人赏脸，不能不吃，一盅接着一盅，仰着脖子，干了那三盅酒。

鲁斋郎又问：“李四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李四道：“小的有个丑媳妇儿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也好，丈夫得赏，妻子沾光。你唤她出来，我也赏她三盅酒。”

李四走进屋，把张氏引出来拜见。

鲁斋郎看张氏吃了三盅，他也自和张龙，各吃一盅。然后撤了交椅，骑上马，随从们都上了马了，李四夫妻只在门前恭敬相送。忽然间，鲁斋郎把马鞭朝着李四指点了两下道：

“李四，你知道么？你吃的酒，是那许亲的肯酒；十两银子，是你接我的聘金。你的老婆，我已看中，现在带回郑州。你要告我，随你到哪个大衙门告去。我就是鲁斋郎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鲁斋郎说着话，张龙和随从打手们已自动手，把张氏挟在马上。那张氏哭喊挣扎，哪里挣得脱。李四一时呆住了，及至醒悟，那一行人马，已走了一两丈远。这时，李四什么都不顾了，跟在后面，大声喊叫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抢劫良家妻子，你是哪里来的强盗！”

一路之上，也有人看的，也有人听见的，因知是鲁斋郎，谁也不敢阻挡。

鲁斋郎的马走得快，李四的脚步走得慢，走了一里半里地，李四就看不到那一行人的踪影。他心里惦念妻子，依旧紧追不舍，一直追到郑州去了。



二、结兄弟李娣认亲

却说郑州府衙内，有一个都孔目，姓张名珪，字均玉，本地人氏，原习儒业，因连科不利，进身为吏，多载以来，熬得这个职位。妻子李氏，华州华阴县人，是个医士人家的女儿。成婚之后，连得一儿一女，儿名金郎，女名玉姐，嫡亲四口儿，和美德日。

这孔目虽是一个吏员，却是府尹的心腹耳目，掌管着一衙之内的大权。府尹审理案件，打点文书，都听从孔目的安排。一府原不止一个孔目，那个领头的，唤做都孔目，也就是总孔目的意思。他的权柄，不消说更在众孔目之上了。那贪赃枉法、营私舞弊之徒，做得这都孔目时，便是阎王的判官，人人见着都怕。古人有句，单道这吏员瞒心昧己、弄钱的手法，道的是：

休想肯与人方便，使一片害人心，勒掇来的养家缘。押文书心情似火，写帖子勾唤如烟。冒支国俸，滥取人钱。置了庄房买了田，哪里管三亲六眷尽埋怨。逼的人卖了银头面，我戴着金头面；送的人典了旧宅院，我住着新宅院。

说到这张珪，倒是心地善良，奉公守法。他念着公门里面好修行，小心谨慎，不敢乱走一步。尽管如此，因他这职位是个要紧的职位，别人还是奉承他，他在那郑州城中，也

算得个有名的人物。

张珪每日里去到府衙，随班供职，不必细表。这一天，因衙中无甚大事，散值略早，有一名随从，跟着他慢步回家。看看要到家时，却见有一伙人，围在墙边，不知闹些什么。张珪便教随从，上前观看。随从看后，回报道：“有一个行人，因患病症，卧倒在地，起身不得。”

张珪闻言，心中不忍，分开众人，亲自察看。只见那人面如黄蜡，蜷做一团，双手按住胸前，哼唧不已。张珪问道：“你为何倒在地下，得的什么病症？”

那人回道：“我一向有个急心疼的毛病，但发作时，便待要死。今日走到这里，不料病发，又未曾带着药物，看来是不能得救的了！”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

张珪心想：自己妻子懂得医药，一向知她善治那急心疼，哪里不是积德之处，何妨将此人领到家中，与他一服药吃。想着，便命随从，扶起那人，去到自己家中。

张珪的妻子李氏，给丈夫安排了晚饭，正在等候，忽见丈夫引了一个人来，心中诧异，忙问：“这是何人？”

张珪当时告知了就里。那李氏也是个善心人，连忙从药瓶内倒出药来，按着分两，调配了一碗。张珪接过，灌与那人吃了。这药原是李氏祖传灵方，百治百效，那人吃下不过片刻工夫，转过气来，神色如初，精神立振，站起身，深深拜揖道：“多谢官人、娘子！若非官人、娘子，哪里得我这条性命来！”

张珪见那人得救无事，心中欢喜，便问道：“你这位君子，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谁？怎么忽得此病？”

那人回道：“小人姓李，排行第四，人都顺口儿唤我做



李四。我是许州人氏，打银为生。向来有这个急心疼的症候，却只轻易不发作。今因来郑州，人地生疏，忽然病发，只认做要死去的了，不料却得官人、娘子的仙丹，教我永生永世，也忘不了大德。”

且说张珪的妻子李氏，自从出嫁之后，因家乡华阴，连年亢旱瘟疫，一家人死个净尽，只没个走娘家的去处。她调药救得这个李四，看此人相貌忠厚，是一个好人，又恰恰姓李，这便悄悄与张珪说道：“我姓李，这人也姓李，我有心待认他做我的兄弟，将后来我也有个走娘家的去处，只不知孔目你的意下如何？”

张珪道：“大姐既有此意，那有什么不可。”回过头，便问李四道：“你姓李，我的妻子也姓李。如今我的妻子，

想认你做个兄弟，你可愿意？”

李四道：“官人、娘子救得我的性命，休道是做兄弟，便在你家中随驴把马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况兼我父母死得早，只没得兄弟姐妹，一生孤寒，今日有了姐夫、姐姐，我也好有个走动处。”

说罢此话，李四就请张珪、李氏在上，他拜了八拜，尊声“姐夫，姐姐”；那张珪和李氏，一个唤他“小舅子”，一个唤他“兄弟”，十分亲热。然后又教金郎、玉姐，出来拜见舅舅。

这时，李氏不免问起：“兄弟，你因何事故，到这郑州来？家中留下我那弟妹和侄儿们，你怎放心得下？”

李四闻言，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泪来。

张珪忙道：“小舅，你姐夫身在府衙，做一名都孔目，别的不敢说，只在这郑州地面，如若有人欺负了你，你只管告诉你姐夫，便当着人拿来治罪。”

李四道：“姐夫之言，当得真么？”

张珪笑道：“你太看不起你姐夫了！你只在这郑州城里，四处打听，只要道出你姐夫张珪的名儿，谁不知道！”

李四见张珪说得这般贴实，便一面哭、一面诉道：“你兄弟因媳妇被一权豪势要抢了，特地从许州赶到郑州，只为找不到衙门，告不成状，这才发了急心疼的老病！”

张珪道：“你要告状，就在我那衙门里。如若府尹有些犹豫，凭着我的言语，也能做一半主。但不知，抢我那弟妹的却是何人？”

李四道：“那人名叫鲁斋郎，请姐夫与我做主！”

张珪闻言，吃了一惊，却又问道：“你道那人是谁？……”

李四道：“他自说是鲁斋郎。”

张珪连忙掩住李四的嘴道：“小舅！你这话却有些骇人呢！幸得是在我家中，若在别处，这话被那人听了，连你的性命也送了！既然是他，这话再休提起，便告到皇帝老子面前，也打不赢这场官司。”

李四道：“他为甚有这等狠处？”

张珪道：“话却难说。他这官儿比天还大，任啥官府，没一个不怕他的。我一时既说不尽，也不敢多说，你将来却自会知道的。我如今且与你一些盘缠，你回许州去吧，这也是我们亲眷一场，此外我也帮不了你什么。你留在郑州，全然无益，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！”

这番话，说得李四毛骨悚然，凄凄惨惨，只得回许州去了。

三、扫坟茔孔目遇霸

不多几日，已是清明，柳抽嫩绿，桃绽新红，平日的荒郊野外，这时另有一番光景。扫墓的扫墓，踏青的踏青，连素常不出门的妇女，也联翩结队，来到垆上墻间。有道是：莺啼新柳畔，人哭古坟前。

都孔目张珪，祖坟就在郑州东郊。早几日，安排好了，出城祭扫。一家四口人，带了祭品香烛，上坟添土。扫墓已毕，大人自在坟院内歇息，和看坟的人闲话；两个小孩儿，却坟前坟后，坟左坟右，拾橡子、捉蝴蝶儿耍去了。城里住了的人，来至郊野，有如摆脱笼网，好不舒畅。娃娃们东跑西跳，大人也不去拘禁他们。

正要得好时，忽听金郎哇的一声，哭将起来。张珪和李氏，方待去看，却见玉姐上前，金郎走在后面，一齐进了屋。那金郎头上破了一层皮，鲜血迸流。李氏连忙把他搂抱在怀内，扯了巾绢，细细揩抹。小兄妹两个，一面哭、一面诉。先时听得不真，还以为摔了跤跌破了头；听了好一阵，才明白，原来是外面有人在用弹弓打鸟，打不准，弹丸打破了金郎的头。

张珪一听，心中愤怒：是什么人，却到我家坟院内打鸟儿？打鸟不说，还伤了我的孩儿？推开门，走出去，大声骂道：“哪里来的野杂种，却在这里打鸟？也不打听打听，这

是谁人家的坟院。我张珪岂是好欺负的？你今打破了我孩儿的头，我就要在你头上锥两个窟窿！……”

张珪话还不曾骂完，却见一人，窜将过来，走至他身边喝道：“张孔目，快些住口，休再胡言，大人在此！”

猛然间，张珪惊得呆了。他识得说话的那人，是鲁斋郎身边的随从张龙。再一看，那边一群人，众星捧月也似地捧着一个手拿弹弓的人，正缓缓朝他面前走来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鲁斋郎！

——你道鲁斋郎为何也到得这里来了？原来他自从在许州抢来李四的老婆之后，起初是象心肝性命一般的疼爱，日日守在家里；及至过了一些时候，玩得厌了，两眼就看得不得那个女的了。他因清明时节，家家妇女都出门郊游，其中必有长得好看的，这便率领众人，四处钉梢猎艳。来至在张珪家坟院之外，见那边树上歇了一只黄鹂，便举起弹弓，对准一弹打去。他不对准时，或许也会碰上；正因他对得准，那弹丸没有飞上树，倒把在树根下玩耍的金郎头打破了。

张珪一叫骂，鲁斋郎也自听见，开言便说：“张珪！你骂我吗？”

这时张珪慌忙跪下，没口子说道：“张珪不知是大人驾到，若知是大人，教张珪不得好死！”

鲁斋郎道：“那不认识我的，多望了我一眼，他就该死，你识得我，却又骂我，你说该当何罪？”

张珪道：“张珪罪该万死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君子千言有一失，小人千言有一当。你因不知是我，所以错骂，知道是我时，量你也不敢。不知者不为罪，我不和你一般见识，你且起来。我问你，这座坟院是

哪一家的？”

张珪回道：“这是张珪家的祖坟。”

鲁斋郎道：“我要得乏了，你不请我到坟院里坐一坐吃杯茶么？”

张珪道：“大人赏脸，张珪有幸得很！”

张珪在前，引了鲁斋郎走向坟院，将要进屋，只听里面一个妇人声气，在呵哄着娃娃说道：“孩儿不要再哭了，你爹出去打那个野杂种去了？”

鲁斋郎听了，只是嘻嘻地笑问张珪：“这是什么人在说话？”

张珪吓得变了脸色，急道：“这是张珪的丑媳妇儿，她因不知是大人，胡言乱语，待张珪去教训她。”

张珪只道李氏骂了那鲁斋郎，不免罪加一等；怎知那鲁斋郎，听得妇人声气，十分清脆，心中舒畅，只觉骂得太少，哪有见责之意。

那坟院里原是一明一暗两间屋，张珪先进去一步，向李氏递了一个眼色，李氏连忙躲入里间。鲁斋郎进了屋，此时倒忘了口渴，却问张珪：“你那媳妇呢？难道不该拜见我么？”

张珪无奈，只得进去和李氏说知。李氏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去拜他？”

张珪低声道：“他是个丧门神。你只依我言语，出去拜他一拜。”

李氏向来是依从丈夫的，就出来拜过。

那李氏年刚二十有余，本来生得俊俏，杏脸含春，柳眉如画。今日为了出门，分外梳妆打扮，更觉婀娜多姿。鲁斋